

东方文学丛书

DONGFANGWENXUECONGSHU

彗星光痕

邹昆山 著



彗星光痕

邹昆山 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(黑)新登字第1号

责任编辑:李文方

封面设计:王益章

作者画像:王益章

版式设计:王 野

责任校对:牧 放

彗星光痕

Hui Xing Guang Hen

邹昆山 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179号)

哈尔滨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铅印室印刷

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· 印张 6.5 · 插页 2

字数:146,000

1994年3月第一版 1994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2,000

ISBN 7-207-02898-9/1·462 定价:7.00 元

序

缪俊杰

真想不到，与阔别三十多年的老同学邹昆山兄，在秋高气爽的日子，再度在北京重逢。在武汉大学中文系 1955 级的九十多位同学中，我只记得，昆山是位颇有才华却不善交际的同学。我们之间时有交谈却过从不密。大学毕业后失去了联系。命运把他抛向何方，我不得而知。这次在北京重逢，彼此重叙珞珈山青春年少时期的生活，无论是甜美或者艰辛，总觉得那是一段永远值得回味的生活历程。但这次见面令我更为高兴的是，昆山带来他一本即将出版的小说，嘱我阅读后写几句话作为本书的序言。同窗之托，乐于遵命。

昆山兄喜欢文学这是我早知道的，但不知道他爱得那么执著。这回才知道他大学毕业后，多年从事教育工作，远离文学却一直没有放弃对文学的追求。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小说集《彗星光痕》就是他文学才华和文学成就的见证。昆山兄大学时代就开始文学创作。收在集子里的《一记耳光》就是当时的作品。尽管这篇小说因故而未能面世，现在收录在这里是有

意义的，这是昆山初露才华的处女作。作品借一个大学生的回忆，叙述了两个苦命的孩子对恶势力的抗争，对旧社会的憎恨、对新社会的挚爱。笔法虽显稚嫩，但却充满真情。写于1964年的《踏雪拜年》，通过对两个纯真质朴的孩子心灵的描绘，表现了他们天真活泼、坦城自尊的个性。这两篇没有面世的作品，证明昆山在小说创作方面是有才气的，可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他在这方面的潜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。

星移斗转，万物复苏。昆山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，又重操旧业，陆续写起小说来。我们在报章上看到的邹昆山的“小小说”篇幅不长，人物不多，情节也似乎很简单，但仔细品味，却发现作者以较小的篇幅浓缩了较大的信息量。我们从那些奇峰突起，跌宕有致的小故事中，可以引发出对生活、对人生的思考。《表扬》、《韧》、《锱铢妙算》等，都有这种特点。

与这些小小说比较起来，《彗星光痕》就是有较大生活容量的巨构了。作品通过一对夫妻在极左思潮的精神高压下，人性受到扭曲，感情发生变态，思想解放的春风，又使他们感情复苏，人性回归。作品截取了主人公外号“鲁钝狂”和“狼外婆”夫妇生活历程中的几个片断，折射出我国政治生活中长期的不正常状态，对人性的扭曲和摧残，鲁钝狂，由一个精明能干漂亮标致的男子变成一个愚钝颠狂的粗人，再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道。这一人生的历程，多少反映了我国政治生活的轨迹，从而使作品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力度。

文学作品是作家真情的流露。昆山的作品虽然不都是写自己，但大部分作品都是他的人生体验的真实写照和感情的真诚体现。昆山幼年丧父，在孤苦中长大，一生坎坷养成了他既孤傲又对爱和温暖执著追求的性格。因而，他的作品总是赞

美厚道与纯真(如《踏雪拜年》、《铃声丁当》、《集邮迷》),总是歌颂进取、追求美好(如《麻怪精与维纳斯》、《酒干倘卖无》等)总是反对虚伪,针砭粗俗(如《国宝》、《骨肉情》、《卖花娘子》等)。

真是“文如其人”啊!他的作品在艺术技巧上也有许多可取之处。他不仅善于通过戏剧性的情节冲突来表现人物性格,尤其注意把“展示人物内心世界”作为自己的审美对象,以细腻的笔触详尽而具体地描述人物的内心活动,既突出人物的内在蕴意,又使作品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。

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正在,灯火阑珊处。”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清末大学者王国维引用过的名句。他认为古今成大业者,大学问者,都必须经过三种境界。文学事业何尝不是如此?一个有志于文学的人,总是要“独上高楼,望尽天涯路”,总是要“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”,才能发现“那人正在,灯火阑珊处”。一个作家,他的超人之处就在于:不仅要有自己对生活的体验,而且要有自己对人生真谛的感悟,从平常的生活感受中,悟出不平常的人生哲理,发人心智,给人启迪。也就是说,需要有更多独特的发现。在这一点上,我想昆山的创作中还需要进一步拓展与深化,这样才能有更多的上乘之作使自己独立于强手如云的文学之林。

目 录

序	1
---	---

一记耳光	1
------	---

踏雪拜年	9
------	---

铃声丁当	16
------	----

集邮迷	22
-----	----

麻怪精与维纳斯	31
---------	----

酒干倘卖无	42
-------	----

替星光痕	55
------	----

悠悠骨肉情	79
-------	----

国宝 —— 烟斗风云录	102
-------------	-----

佳丽治麻疯	118
-------	-----

卖花娘子	124
------	-----

商海冒出来的潇洒(记实故事)	142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纸机飞旋(记实故事)	156
------------	-----

小小说集锦

陈主任的领带	175
--------	-----

“将军”	178
------	-----

表扬	181
----	-----

灵敏的报警器	183
--------	-----

锱铢妙算	186
------	-----

在老子号前	188
慧眼	190
延伸	192
引爆	194
韧	197
逻辑趣题	199
后记	200

一记耳光

夜深人静，窗外月色朦胧，寝室里显得非常阴森，且回荡着轻微的鼾声。

施德昌又开始扯喉了，刚刚停了一会，又扯得这样吓人。

这一向来，我几乎天天失眠。我沉湎在一种莫名的痛苦中，尤其是听到可怕的扯喉声，我的心更加被一种强烈的内疚缠绕着，鞭挞着……。

施德昌是不久以前调整寝室时搬来的，我和他认识，那是半年以前的事，我们站在一起办入学手续。那时，他穿着破旧的白衬衣和蓝裤子，不声不响地站在我前面，样子似乎有些呆板。我因为初进大学，非常兴奋，很想找人攀谈，可是总觉得有些怪难为情的，只得默默地站着。他好像有些焦急，不时地踮起脚望望前面，然后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还有这么长。”可是声音并不是焦急，而是十分喜悦。他也不时地掉过头来望望后面。他的脸瘦削苍黄，好像正在害着一场大病，但眼睛却炯炯有光，神经质地转动着。他看见我老望着他，不好意思地对我微笑。这一切使我感到非常熟悉，我好像在什么地方曾见过他，可怎么也想不起来，我正标准开口，他已经先开口了。一口不

准确的长沙腔，听来非常亲切。于是我们就攀谈起来。他是浏阳人，十九岁。从长沙一所中学毕业。

入学后，我们住在一栋宿舍里，相处久了，越来越觉得过去曾认识他。我常常望着他的背影久久地寻思着，却又嘲笑自己过于迂。我不止一次问他：“我好像认识你”，而他却总是非常和善地笑着，或者取笑地回答：“一个天南，一个地北，你真太会幻想了。”

果真是我太会幻想了吗？不，记忆使我肯定了，我不是在幻想。自从他搬进我们寝室那夜，听到扯喉时起，我的记忆的胶片飞也似地展开，十年前的童年的回忆伴着辛酸翻滚过来……。

童年，是一个人应该有最幸福的记忆的，而它却给我带来了痛心的内疚和不安。

我的童年并不美丽……

我的家庭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大家庭，在我还在襁褓的时候，病魔夺去了父亲的生命。母亲是个体质衰弱的善良女性，他抱着望子成龙的愿望苦心培养我，我成了她生活中唯一的希望和慰藉。伯父们都是些奸狡欺诈、勾心斗角的市侩。伯母之间，二伯母精通天九麻将，是牌场上的能手。三伯母善于言辞，是舌战的健将，唯有我的妈妈，她什么也不懂，什么也不知道。为了我，她只知道忍受着眼泪，像佣人一样替他们烧茶煮饭，洗衣浆衫。

除了母爱的温暖，在家庭中，在堂兄弟中，我所得到的就只是歧视、冷眼和辱骂。而唯一能够给予我同情和庇护的，那就是我家的学徒双喜哥。他是我心灵中唯一的明窗。他十二岁，比我大三岁，瘦小而脸色苍黄，眼光忧郁但是坚强，他每天

夜晚都扯喉。学徒的非人生活折磨着他，使他看去似乎呆板，实际上却非常聪明能干，他会画画，会唱山歌，尤其会讲些奇奇怪怪的故事，常常偷偷的躲过大人的耳目和我讲乡下的故事。他知道得那么多，讲得那么娓娓动听，弄得我常埋怨自己不该生在城里，于是他就非常凄楚地安慰我说：“可惜乡下没有饭吃！”

“你不是说得乡下那么好吗：自己种谷，自己种菜，自己打鱼，什么都不用买，样样都有，为什么没有饭吃呢？”

当我这样追问他的时候，他很久很久不作声，好像成年人在思考什么似的。然后又突然低声地说：“你真傻，比如住了别人的房子是要交房租的，种田也要交地租！”

“你家没有田？”

“种田的人多数没有田！”他好像很难受又很愤怒，说着就离开做他的工作去了。

他不大和我的堂兄弟打交道，他讨厌他们，尽管他们仗着爸爸妈妈的势欺负他，折磨他。但他并不怕，他只咬紧牙关忍受着，铭记着，一旦有机会，他就狠狠地加以报复。他常为我抱不平，当我受欺负的时候，他怂恿我去争吵，夺回我应有的权利，他常说：“怕什么，你也是少爷！”

记得是一个夏天的夜晚，我们在家里玩皮影戏。这些影戏的菩萨都是双喜哥一手做成的，有黑脸张飞，红脸关公，三只眼睛的杨戬，踏火焰圈的哪吒……玩弄起来，活灵活现。可是表演的却是我的堂哥慧，慧得意忘形地边玩边笑，他父亲——我的三伯父，唱京戏来配合，弄得在旁的伯母和其他兄弟哄堂大笑，喝采道绝。唯有双喜哥独自站在一个角落里，叉着腰，眼光凶狠不平地盯着慧。我默默地走到他身边，他好像没有注意

到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个狗蛋！”

我以为他真的没有发现我，正准备喊他，不料他却推着我的背，轻声而又愤怒地说：“你去玩，你也是少老板！”

我确实很想去表演一下，看见慧那种洋洋得意的神态非常嫉妒，心里怪痒痒的。然而我没有勇气，我实在不过是个挂名的少爷。我只是尴尬地瞅着双喜哥，不料他却更加激愤了，用力推我一掌，并且粗声地说：“死没用，怕什么，你也是少老板！去！搞不赢了把灯吹熄，有我！”

我给激怒起来，走到慧的面前，伸手去拿纸菩萨。

“走！滚开！”慧非常凶恶地推开我，我紧紧地抓住了他的头发，于是两下争夺起来，相持不放。三伯母慌忙过来解围，我趁势把灯盏推翻，堂屋里立即漆黑，人声嘈杂，我听见双喜哥装着大人的口吻喊着：

“昆，我打死你，快到你妈那里去！”

接着就是“啪啪”的几记耳光声，慧大哭起来，三伯父在黑暗中慌张地叫道：“慧，怎么了？”

“双喜打我……”慧哭哭啼啼地说。

“啪，啪，”又是两耳光，双喜仍然大声地说：“我打死你，你还不死到你妈那里去！”

三伯母大骂双喜，我知道双喜在搞什么鬼，立即朝厨房里溜走，只听到双喜哥在分辩说：“谁敢打慧少爷，我是打昆！”

“昆少爷有你打的！”

双喜哥装着要哭的声音说：“昆……昆又不是少爷……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三伯父气得说不出话来。

我走进厨房，妈正在为伯父们准备消夜的东西。她脸色铁青，看见我进来，横瞪我一眼。我知道妈正在生我的气，我低着

头，站在门角里揉手。

“还不跪下！”半晌之后，妈厉声喝道。

我求饶地望了妈一眼，一动不动地站着。

“还不跪下，你父亲没做过恶事，出了你这个报应！”

我仍然一动不动，心里有些后悔。妈气得转过来，扬起吹火筒，我吓得腿软了，哭了起来。这时，双喜哥忽然窜了进来，他嘶着嗓子说：“师婶，都怪我不好，要罚就……罚…我……”说完跪了下去。

妈一时愣住了，心软了，吹火筒掉在地上，妈愁苦地弯下身去，抱住我和双喜哥哭了。

妈很同情他，每次当夜晚听到他扯喉的时候，妈总是起来去给他盖被子，并且常教导我，要我像对待自己的哥哥一样对待他，说他这样小就离开了父母，非常可怜。这一夜我迟迟不能入睡，双喜哥被三伯父大打一顿，他正在隔壁房间偷偷地哭泣着，我贴着妈妈的胸口问，为什么双喜哥要这样受苦呢？妈很久很久没有回答，最后只叹息地说：“他命苦，比你的命还苦……”在我看来，在双喜哥的心目中，我和妈就是他的唯一的光明。

可是，不意的事情终于发生了，我妈失掉了一个金戒指，这是父亲死后留给她的唯一的私房，她平日舍不得戴，像生命一样的爱惜它。有次，我问她为什么不戴着，她亲着我的脸颊说：“好孩子，留给你接亲用！”如今这东西突然不翼而飞，妈差点急疯了，翻箱倒柜，几乎没有一个角落没找到。可是连影子也没有。起始妈怀疑我拿着玩掉了，后来她开始怀疑起别人，她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我明明记得是放在箱子里，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这间房子又很少有人来，除了双喜子常来。”于是妈怀

疑起双喜来。

起先我不大相信，可是我太喜欢妈了，看见妈那焦急的样子，我心里很难受，无意中迁怒到双喜子身上，觉得这一定是他干的，尤其又想到他近来似乎常吃零食，而且又记起有一次他曾对我说：“我一定要弄些钱回去，免得再租别人的地。”想着想着，我更加觉得是双喜子偷了，我把这些告诉妈，妈也觉得有个八成。

于是妈开始暗暗地套他的口供，他并不介意，以为只是一般的问话，但后来他渐渐明白我们的心事，不大和我来往，也很少到妈的房里来了。没有事就这里站站，那里靠靠，好像忘记了什么似的，越加显得孤僻，眼睛也不及过去那样有神。几次他受了三伯父的气，不自觉地跨进了妈的房门，但立即又悄悄地退了出去。这样就更增加了妈的怀疑，以为是做贼心虚。于是我和妈就特别注意他的行动，虽然夜晚妈仍然同情地去替他盖被子，可是却特别注意他房子里的东西。

慢慢，我们发觉他常独自偷偷地跑到院子里去，好像从那里能够得到什么安慰似的，回来时总是挺高兴，于是我们开始监视他在院子里的行动。

一次，妈正在厨房里烧饭，发现院子里一个人蹲在地上干什么。仔细一看，正是双喜子。他正在把一个什么东西埋到地里去，样子非常兴奋。妈立即要我背着双喜子挖开看。我刚准备挖时，双喜子来了，手里端一盆水，看见我那样子，他立即明白了，脸一红，生气地把脸盆放下，尴尬地说：“没有什么，几个葱头，看就看吧！”他迅速地把葱头挖出来，而且指着旁边的几处说：“这也是葱头，要不要都看！”我随便顺他的手瞧了一眼，那里已经长出几根嫩葱。我于是只得硬着头皮，蹒跚地溜走

了。他重又蹲下去埋葱……。

什么办法都想了，戒指的事仍然没有着落。终于这样一天到来了，妈依旧怀疑双喜子，妈买来许多糖果，叫我去叫双喜哥来。双喜哥刚被三伯父打得遍身鳞伤，倔强地站在堂屋里，我把他叫到房里来，他马上就明白了，立即把糖果推开，眼里噙着泪花，非常委屈地说：“师婶，我确实不知道。”

妈是个糍粑心，看他这样子，当时心一软，喉头僵着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我看见妈那痛苦的样子，立即仇恨起双喜哥，我冲上去，抓住他的胸襟，不分青红皂白地骂着：“是你偷了，你不老实，你这个坏蛋！”

他没有反击我，在往常的情况下，他是绝不会接受这样的侮辱的，他只要稍稍用力推一下，我就会立即跌倒，然而他没有这样做，只是挣扎着解开我的手，一面沙哑地分辩说：“我是知道好歹的，您老人家对我好我知道，要偷也不会偷到您老名下……”

妈更加不知如何是好，她忙过来拉开我，并且大声喝骂我。她似乎是哭着分辩：“我不是说你偷了，我不是说你偷了。”我看见妈快要哭了出来，一时不知怎么想的，又冲了上去，举起手用力“啪”地打了双喜哥一耳光，他的脸唰的血红。当他挥手反击的时候，妈已经把我拖开，并且立即给我重重的两耳光，我嚎啕痛哭起来。双喜哥没有办法，他在房中怔了一会，突然在地上用力蹬了一脚，嚎叫着“我情愿去死，也不……”弹丸似地冲了出去。

晚上，妈责备我太粗鲁，并且伤心地告诉我：“我们错怪双喜了。他是好孩子，戒指是你慧哥拿了，他娘说她过去不晓得，刚才才发觉……我听着，差一点哭了起来。我想双喜哥一定会

责怪我了，他再不会帮助我，甚至会比对待慧哥还不如的态度来对待我……我小心的尖着耳朵，注意听隔壁房间里的动静，只听到老鼠悉悉嗦嗦，没有扯喉的声音了。我轻声地问妈：“妈，今天为什么不去给双喜哥盖被子？”妈哭丧着说：“他…他给你三伯父开除了……”。

从此，我的心灵失去了一个明窗，我再没听到过扯喉声。十年了，十年啊，时间的流逝使我渐渐忘却了他。在这漫长而又短促的十年中，我遭受了很多冷眼歧视，我获得了更多的欢乐，我从一个腐朽的家庭踏入了一个崭新的社会，我由一个无知幼童变成了一个新型的大学生，我恨过很多，我爱过很多；我忘记了很多，我也懂得了很多。可是，可是我从没有想到，那童年时代的一记耳光，会使我产生如此深沉的内疚。那一记耳光，它摧毁了我心灵中的明窗，它……它给一个比我更苦的孩子带来了什么啊！

啊！我…我虐…虐杀了别人……

窗外还是月色朦胧，夜静静的，晚风阵阵吹来……

施德昌又开始扯喉了，扯得那样可怕，像钢锯锯着我的心一样，我痛苦地望着他。

“啊，双喜哥，双喜哥！”我猛的扑到他的床上。

他受惊地爬起来，低沉地说：“双喜哥？他早死了！”

“啊，你？……”我拼命地夹紧他的肩。

“我？我是他的弟弟，……他当学徒不成，讨饭回家，半年后，就被国民党抽丁去了，半路上开小差，被枪打……打中胸…胸部……”

“啊，那才——”

“才十三岁。”

“啊！”我不禁失声大哭起来，紧紧地搂住他……

1957年3月底于珞珈山

踏雪拜年

雪花和春节似乎结了解之缘，正当家家户户团聚一堂，欢度除夕的时候，它也赶来凑热闹了。鹅毛似的雪花纷纷扬扬，一夜之间，让树丛、屋宇、山峦改穿换戴，着上银装，使欢乐的春节凭添了无限的生气。

初一的早上，鞭炮声四起，到处响起了热烈的祝贺声。孩子们更是快活，穿红着绿，在雪地里游戏追逐：有的放炮、有的打枪、有的叠罗汉、有的铺雪人。年龄稍大一点的，踩着两块竹片滑雪；年龄小点的，把椅子下边钉两块竹片做成雪橇，在雪地里拖着、推着。穿来穿去，喧嚷嚷嚷，真像那纷纷飘飞的雪花，令人眼花缭乱。

我踏着雪朝舅妈家走去。舅妈是烈属，她的儿子在解放战争中英勇牺牲。我怀着特有的敬意去向她老拜年，表示慰问。她住在离城四里的小桥村。到小桥村这条路一向不好走：天晴一盘沙，落雨烂巴巴。这时光，冰封雪盖，也许会好走一些吧！我怀着侥幸的想法刚走出城，突然前面高坡上一个小孩子踩着“滑雪板”笑笑嚷嚷飞了下来，我猛吃一惊，天啦，还来不及退让，便被他撞了个人仰马翻，两个人都一屁股滚在雪地上。